

蒙古国汉学家其米德策耶：

译介古今经典 解码文化基因

樊子琪 黄敬惟



其米德策耶

“命中注定”与中国结缘

1986年深秋，中蒙跨境火车穿越寂静的北国原野，轰鸣着驶向北京。年轻的其米德策耶就在这趟列车上，开启了他的中国求学之旅。

其米德策耶仿佛命中注定要与中国结下深刻而紧密的联结。

其米德策耶与中文的缘分始于1976年，但故事的开始并没有太多传奇色彩。上世纪70年代，蒙古国立大学中文系每年仅招收3名学生，成绩优异又勤奋肯干的他被系主任一眼选中。忆起这段往事，其米德策耶笑着说：“那时我对未来满是憧憬，每天都干劲满满！我那时候就坚信，学中文肯定是有前途的。”

从蒙古国立大学毕业后，其米德策耶进入了蒙古国中央广播电视新闻网，负责向蒙古国观众译制中国节目。从政治经济政策到民间习俗传统，电视台每天需要译制处理的中国节目内容丰富且数量可观。其米德策耶的译制不仅准确流畅，更充满情感温度，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与信赖。凭借出色的表现，其米德策耶被选中派往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深造。

在北京的1年时光虽短，却是其米德策耶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他不仅精进了语言能力，更在课余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名胜古迹。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中国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肌理。“中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不仅是一个承载着数千年文明积淀、正经历深刻变革的复杂整体，更是一个崇尚

和平、热情友好的国度。中国人民很善良，朋友们免费为我补习汉语，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但蒙古国民众对这个邻国的了解却不够多。”在其米德策耶看来，中国远比他想象中更为辽阔、多元且深邃。

也正是这份体悟，令他愈发意识到，要想让蒙古国民众真正读懂中国，绝不能止步于日常信息的浅层翻译，而是要深入文明根基和当下社会——对中国经典、文学著作乃至政策文献进行译介，能更有效地搭起两国文明深度对话的桥梁。

归国后，其米德策耶下定决心成为一名翻译家。他渴望通过自己的笔，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发声，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笔墨为舟的文化摆渡人

《论语》是其米德策耶的首部译作。彼时的蒙古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化兴趣日益浓厚。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蒙古国的报刊上、媒体中、课堂里被频频提及，却少有人能理清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这让其米德策耶坚定了译介《论语》的决心。

“我当然知道《论语》难译。”他说，“我花费了将近5年时间才完成。但我觉得，孔子思想是当时蒙古国民众最渴望了解也最应该被读懂的东西。”2004年蒙文版《论语》一出版便连续两年登上畅销书榜单，可见蒙古国民众对中国经典文化的热切渴求。

自此，其米德策耶在经典译介的道路上步履不停。随着他译介的蒙文版《大学》《中庸》《孟子》相继出版，其米德策耶成为蒙古国首个完整翻译“四书”的译者。

《孙子兵法》是他另一部重磅译作，目前已成为蒙古国多所高校的专业教材。

对《孙子兵法》的翻译，其米德策耶有别样的感悟：“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蒙古国社会颇具影响力，人们好奇其背后的中国智慧。我希望通过译介《孙子兵法》告诉大家，古代中国就有‘非战’‘和平’的崇高理想，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以贯之的，友好合作是一直的主旋律。”

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翻译成蒙文并非易事。其米德策耶直言：“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蒙文译本早就存在，如清代的一些译本等，但这些都是用传统蒙文写的，现在的蒙古国民众无法读懂。”

其米德策耶在翻译中也力求精准。他在翻译之初会

整理中文典籍的多个版本，还要查阅英、俄译本以及汉蒙翻译史料，对比研究不同语言、不同时期翻译家的经验得失。苦心孤诣的打磨让他的译本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认可，他的译本至今多次再版，流传深远。

除典籍翻译外，其米德策耶的译笔还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他希望让蒙古国读者通过文字，触摸到鲜活的当代中国。2014年他的译作《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优秀短篇小说精选》出版，该书收录了冰心、张洁等作家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这些当代文学译作一经出版就备受欢迎，不少蒙古国的作家与读者纷纷表示，其米德策耶的翻译作品让他们终于能通过母语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

作为一位躬身前行的文化摆渡人，其米德策耶以笔墨为舟，载着中国的文化底蕴与时代脉搏，驶向蒙古国的千家万户。

两国交流的友谊使者

除了通过翻译让中国文化走进蒙古国读者的书房，其米德策耶更希望这份理解能走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其米德策耶便投身蒙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凭借专业的中文素养与满腔热忱，他成为两国间文化交流桥梁的搭建者之一。作为该协会副会长，他数年间多次往返两国，牵头组织各类交流活动，从医学团互访、蒙古国艺术展来华，到中蒙企业家洽谈会、乌兰巴托中国优秀产品展销会，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

进入21世纪，他又转身投入中文教育事业。2006年他进入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担任院长并从事一线教学。

在这里，其米德策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汉语学习与翻译经验，倾囊传授给蒙古国的年轻学子。“学生总调侃我是‘老夫子’，因为我一直要求他们不能只学习文字语法，不能只盯着考试等级，还要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掌握语言背后的文化基因。”其米德策耶说。

长期活跃在中蒙文化交流领域，让其米德策耶获得两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被授予“蒙古国国家功勋文化活动家”称号。他满怀真挚地说：“我始终相信文化交流可以改变世界，我希望中国文化的声音在蒙古国能被更多人听见，希望中蒙友谊在文化交融中愈发醇厚。”

年过七旬的他依然穿行于两国交往的长河之中，留下温暖而坚定的足迹。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两册《永乐大典》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本报记者 刘军国

近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此次入藏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年间内府写本“湖”字册（卷2268—2269）和“丧”字册（卷7391—7392），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同名册卷均相连。“湖”字册主要是地名，涉及了436个湖名，并摘录了大量的地方志和诗词。“丧”字册则介绍了“国恤”内容。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它采摭先秦至明初典籍七八千种，内容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溪认为，“湖”字册的入藏，使现存“湖”字卷（2260—2283）全部相连，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

国宝回归之路，充满曲折。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两册《永乐大典》。

彼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溪遂与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后，金亮出资将这两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两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



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两册《永乐大典》。
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供图

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书写了一段文物守护的佳话。

“见证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我完成了将

‘国之瑰宝’安全送回家的夙愿。”后担任浙江省古典文献研究会会长的金亮说，希望人们在版本馆里看到它们时，能深切感受到中华文明之博大与文脉守护之坚韧。

“对版本馆来说，两册《永乐大典》入藏是馆藏体系的历史性跃升，成为我馆最具分量的镇馆之宝。”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馆长楚蓓蓓认为，这是我馆征集工作的重大突破，探索了“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专家赋能”海外文物回流的模式，为争取更多流失文物回家提供了借鉴。

“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永乐大典》，在明嘉靖年间依正本原样重录副本。今正本不知去向，仅余副本400余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在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

《永乐大典》归藏的价值远不止于卷册的缀合，作为明代编纂的旷世类书，其嘉靖副本为现存唯一真本，承载大量宋元佚失文献，堪称学术研究的无价宝库。同时，它代表着明代内府写本的最高水准，无论是纸张、墨色、装帧，还是书手、校官的职司体系，皆堪称典籍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历经数百年流散，今所存者，每一册皆为不可再生的孤本。每一次典籍归藏，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倦勤斋的通景画、裱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在这里，通过数字光影，观众可以享受一段可触摸的中国古典园林沉浸之旅。

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该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衍祺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建于1771—1776年，是乾隆皇帝弘历创构的一座官廷花园，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陈设诸艺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清代官廷营建与造园艺术成就。受文物保护、客观空间等限制，乾隆花园的风貌鲜少完整呈现在公众面前，大量深藏于园林背后的造园理念、文化内涵等内容长期停留于文献中，普通观众难以直观感受。在本次展览中，通过光影技术的加持，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这座苑囿瑰宝。据了解，这也是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

“曲水流觞”是不少人对于古代文人雅士的想象。在展厅中，地面上由光影组成的溪水潺潺流淌，观众蹲下身，双手轻轻靠近“水面”进行互动，仿佛身临其境参与一场古人的风雅盛事。

这是一场故宫乾隆花园裱赏亭流杯渠的“放大版”。裱赏亭位于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西侧，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抱厦内地面凿石为渠，曲回盘折。此处意境幽雅闲适，还原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的场景。“考虑到观展体验，我们在数字化布置的基础上放大了现实场景，以便观众更好地感受此处意境和情趣。”展览数字技术负责人王筠介绍。

据介绍，展览提取乾隆花园的精髓点位，对其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呈现，为观众带来独特观展体验。乾隆花园的符望阁内檐装修分隔空间手段极其复杂，被称为“迷楼”，游客即使身处其中，也难以全局纵览全部景观。本次展览将其屋顶、墙面数字化后进行展示呈现，帮助观众更清晰地感知其建筑总体布局。

“团队多次进入乾隆花园实地考察和扫描。”王筠说，“由于乾隆花园的建筑、园林设计等非常复杂，可能一小块屋顶也有很多工艺值得去讲，因此我们需要逐一对其进行详尽分析。团队做了大量学术资料的收集和挖掘研究工作，并在专家的指导下完成数字化扫描。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各部分内容有针对性地设计数字化呈现方式和展示形式，以呈现给观众最佳观展效果。”

园林是中国人的理想栖居地，乾隆花园正是这样一处安放身心之所在。踏入展览的“衍祺门”，观众将从“快、密、杂”的现实，走进“慢、疏、静”的园境。“此次展览没有停留在对建筑样貌的复刻，而是用沉浸式的叙述打通、唤起观众精神世界的共鸣。观众走入园林意境，也成为传统与文化的对话者和参与者。”北京冬奥会视效总监、中国美协数字艺术艺委会副主任王志鸥说。

“当下，沉浸式展览正从视觉奇观转向意境营造。数字艺术的精髓不只在科技本身，而是要通过当代的创作，将东方审美的文化记忆传递给大众。”王志鸥表示，“本展览以数字技术作为学术阐释载体，让不可近、不可见、不可拆解的古董和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观赏体验。这一呈现方式值得借鉴、推广。”

据悉，该展开放期间每日提供两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有多处主题打卡点位，融合大众体验、文化品鉴、研学教育等多重功能，适配各年龄段观众的观展需求。展览将持续至12月6日。

光影再现故宫乾隆花园之美

本报记者 黄敬惟 文图



展厅一角。

海淀区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收官

本报电（胡阳）日前，2026年北京市海淀区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正式收官。该活动联动区域内31家文博场馆，推介7条主题文博线路，通过集章打卡、云端直播接力、多元文化体验活动，让文博魅力融入市民生活。

博物馆集章打卡活动是本次活动的主要玩法，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在指定场馆领取《海淀博物馆漫游》集章册后，市民可沿主题线路探访文博场馆，加盖活动专属定制印章，在漫游中品味古今交融的文化魅力。

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热”起来，提升了海淀区文博场馆的公众知晓度与影响力。